

千金散尽



千金散尽还复来



还复来

蜀客◎著

QIANJIN
SANJIN
HUANFULAI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CN



花蔻子系列
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
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

06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穿越之武林怪传》蜀客《穿越之天雷一部》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爱情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蜀客

他是花钱如流水的妙手神偷，她是变脸如翻书的易容高手，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却该怎样甩开她这貌美如花的牛皮糖呢？

千金散尽还复来

QIANJIN SAN
JINHUANENLI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金散尽还复来 / 蜀客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78-3206-9

I. 千… II. 蜀…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865 号

千金散尽还复来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290 1/16 印张: 19 字数: 328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206-9

定价: 26.80 元

第一章·宁家有子美如玉·001
第二章·千金散尽还复来·008
第三章·有毒名闭嘴·014
第四章·不堪忆当年·022
第五章·初识小朋友·029
第六章·就地起贼赃·036
第七章·归来旧地人何在·044
第八章·千金不意买重逢·051
第九章·枕边多烦恼·058
第十章·小技见真章·064
第十一章·误识佳人面·070
第十二章·指衣试拙妻·078
第十三章·智取火蟾美教主·086
第十四章·西风深谷夜难眠·094
第十五章·相顾戏憔悴·100
第十六章·芳心信有情·107
第十七章·北易佳公子·114
第十八章·教主好男人·121
第十九章·赔了美人又折宝·129
第二十章·薄命小猫公子怜·137
第二十一章·知命多无奈·144
第二十二章·妙酒可回春·150
第二十三章·英雄做赌鬼·157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四章·巧退恶仆人·164
第二十五章·何来玉兔能专宠·171
第二十六章·牡丹院里识风情·179
第二十七章·姻缘求不得·185
第二十八章·妙语问奸商·192
第二十九章·山中藏宝库·200
第三十章·回首旧梦寒·208
第三十一章·一宵风雨今非昨·216
第三十二章·妙计险求暖玉杯·224
第三十三章·不是旧相识·232
第三十四章·姐妹连环计·239
第三十五章·挥金救弱女·247
第三十六章·已定美姻缘·254
第三十七章·阴差阳错情难理·261
第三十八章·一语多情伏杀机·267
第三十九章·苦心成泡影·274
第四十章·焉得不关心·282
第四十一章·失口泄机密·289
第四十二章·香逝再难留·295
尾声·昆仑山上，寂寞佳人·299
附录一·李天卷命诀·第二十二回
附录二·李天卷命诀·第二十二回
附录三·李天卷命诀·第二十二回

瑜，美玉也。

宁家有子，人如其名，温润如玉，十五岁便才名远播，是城里有名的才子，品性纯良，谈吐大方，长相更是无可挑剔，不知是多少姑娘们心仪的对象，走到哪里都那般引人注目，至十八岁，说亲的媒人几乎踏破了门槛。

只可惜这位宁瑜公子虽外表温和，内心却也有着普通才子的清高，不肯轻易应允婚事。宁家香火向来不盛，至宁老爷这代，膝下更只剩了这一个儿子，因此着急得不得了。

终于有好事者暗中窥探，发现宁瑜心仪的姑娘，竟是文琴小姐。

“闻琴解佩神仙侣”，文家三小姐，闺名文琴，年方二八，模样秀丽，性格温柔，且二人生情之始，当真是因为宁瑜抚得一手好琴，踏青佳人循声而至，自此一见钟情。

与城里那些普通大户人家一样，宁家家境富裕，宁家银号在当地也极有名气。打听到儿子的心事，宁老爷大喜，想想与文家还算门当户对，好事趁早，于是连忙挑了个好日子，叫人上门求亲，纳采问名，宁瑜美名在外，且又是宁家家业唯一的继承人，文家当然满意，很快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青年男女相恋，免不了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两两缠绵，自亲事议定之后，二人渐渐抛却初时的羞涩，成双入对公然出现，一时满城尽知，郎才女貌，神仙眷侣，致使无数少女梦破心碎。

灯火阑珊处，两道人影脉脉相拥。

唯独一个老人站在街角，发出一声谁也听不到的叹息：“一副习武的好筋骨，却偏偏去弄什么墨水，可惜！”

一夜大风，一夜大火。

所有人从睡梦中惊醒，火光映红了半面城，人人惊慌不已，一时间惊叫哭号声交错响起，风不止，火势熊熊顺风蔓延，牵连了周围好几户人家，而规模最大的宁家银号正在隔壁。

天意弄人，银号离火源太近，待发现为时已晚，楼板很快倒塌，整座银号没入火海，宁老爷几番要亲自进去，却被妻儿死命拦下，顿时也顾不得老脸，哭着跪求众人，无奈周围邻居皆顾着自家，哪里还管得上别人，虽然有十几个伙计往来奔走救火，却终究是杯水车薪，无力回天。

所有账簿付之一炬，宁老爷昏死过去。

白衣翩翩的宁瑜夹杂在人群中，从未遇上过这样大的变故，既想去救火盘点损失，又担心父母年老体衰，受不了打击，一时无暇分身，急得团团转。

一片黑云悄然飞来，停在高高的城头上。

望着远处那片血红的火光，老人大笑：“天意！天意！”

有一种行当是一个富家公子绝不会去从事的，不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难说了。而他，正好需要一个徒弟，一个继承人。

天明，城里最大的银号已然不见，入目是断石残垣，还有些被水冲散的黑色灰土，以及几根乌黑冒烟的焦木，废墟旁围着一大群人，都是宁家银号的客户，银号出事，恐慌的人们纷纷登门，要兑现银，一片混乱。

亲者叹息，仇者快意，幸亏宁家银号平日信誉还算好，拉下脸面赔了不少好话，终于将众人打发走了。

但钱总是要还的，眼见大势已去，实在拿不出许多银子来还这些债务。出事后的第三天夜里，宁老爷在祖宗灵位前拜了几拜，趁人不备竟上吊自尽了，待发现时，早已断气。合家举丧痛哭，宁瑜自是披麻戴孝，忍悲理事。

这边宁老爷还未落葬，债主们又纷纷找上门来，宁瑜放下身份赔尽好话，谁知祸不单行，宁老夫人受了这一场打击，竟生起重病。伙计管家纷纷散去，债主日日上门催讨，宁瑜只得拿出家里仅存的一些现银，打发走了些，那些没拿到的便搬东西抵债，把整个宁家弄得家徒四壁。好在文琴小姐知书达理，并不是那薄情之人，时常偷偷出来看他，还拿些私房钱替老夫人请医问药，然而宁老夫人终究上了年纪，如何受得了这些，不到两个月也一命归西，连棺材钱都难凑齐，甚是凄凉。

短短两个月，宁家竟办了两场丧事，只剩得宁瑜一个人，该当的都当了，终于，债主开口索要房契，正在无计可施，平日的对头于公子找上门来。

他笑摇折扇：“兄弟倒有个主意，家父早想着开一间银号，如今人齐了，正巧缺个管账的先生，素闻宁兄才名，若有心屈就五年，兄弟便替你保下这祖屋，如何？”

这位于公子在城里也小有才气，素日与宁瑜不和，提出这条件无非是羞辱他而已，堂堂宁家公子沦落到账房先生，这口气谁能受得了。

宁瑜沉默半日，淡然应下：“好。”

于家银号很快开业了，就在原宁家银号的旧址上，柜台里的账房先生赫然是宁瑜，一时间有人惋惜有人同情，唯独宁瑜本人对这些无动于衷，眼见昔日的同好一个个都被于公子拉拢，依旧泰然处之，唯一令他有点不安的是，文琴小姐已经许久没有音信了。

半个月后，文老爷将他请了去，却是以女儿年岁已到，不能多等，催他早日迎娶。

守孝期未满足，宁瑜如今哪有财力迎娶，只得婉言回绝。

文老爷大为不乐：“贤侄，凡事还有个例外，如今小女年过十六，再等你守孝三年，岂不是误了她的青春？”

宁瑜默然半日，道：“晚辈愿退亲。”

文老爷大喜：“贤侄天人之姿，将来必定发达，天下女子应有尽有，小女相貌粗陋，的确是有些配不上你，老夫愿退回彩礼，另加二百两现银，助你早日东山再起……”

宁瑜打断他：“不必。”

前日财雄势大的于家请人来说媒问名，文老爷是极满意的，如今宁家已经败落，宁瑜无钱迎娶，怎好再把女儿嫁与他？见他肯退亲又不要财物，文老爷也不再勉强，暗笑他清高，随意安慰了几句，便立下了退婚文约。

夜，两坛酒，空空落落的宁家大院。

“明月为证，君心我心，永生不负。”指着半墙明月，他笑着喝一口酒，将当初的誓言一字字念出来。

她喜欢他的才华，喜欢与他和诗、作画，喜欢听他抚琴，然而一夜之间，他除了

这些东西什么都不剩了，她便要退亲。

我不负你，却是你负了我。

他又喝了口酒。

也罢，一个钱字自古引得多少人反目，何况是娇生惯养的她？那般温柔的女孩子，那柔弱的身体，跟着如今的他，能吃得了苦吗？

他抱着酒坛猛灌，头脑竟始终清醒得要命。

这时，有人说话了。

“小子，你想不想要钱？”

不知何时，一个面容清瘦的黑衣老头坐在了旁边，眼睛闪亮，目光锐利无比，带着阴阴的笑意。

宁瑜愣了愣：“想。”

老人道：“老夫可以让你有钱。”

宁瑜摇头：“晚辈虽穷，却也知道无功不受禄，贫者不取嗟来之食的道理。”

老人扬眉：“若有钱娶那个文小姐，你也不要？”

宁瑜笑笑，再次抱起酒坛：“如今娶了，将来又怎样，跟了我，她始终是吃苦。”

老人笑：“你喜欢文小姐？”

宁瑜毫不掩饰：“是。”

“你若一直像往常那般有钱，她就可以过得好，”见他要说话，老人摆手制止，“放心，老夫不会施舍你什么，只是想教你挣钱。”

宁瑜放下酒坛，低声：“不必，倘若你老人家肯借五百银子与晚辈，一年之后，晚辈必定连本带利奉还。”

老人道：“恐怕文小姐等不了那么久。”

宁瑜愣。

老人道：“傻小子，文家这么急着要你退亲，自然有缘故，那于公子三日后便要登门行聘了。”

宁瑜全身一僵。

老人笑：“老夫倒有个法子，可以让你在三日之内得千金，你要不要？”

宁瑜愕然半晌，缓缓垂首。

“既不想听，那就算了。”老人起身就走。

眼见他要走出院门，宁瑜终于忍不住叫住他：“老人家请留步！”

老人果然停住。

宁瑜起身行礼：“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但有指教，宁瑜必定洗耳恭听……”

老人头疼：“老夫听不得这些酸溜溜的话。”

宁瑜立即闭嘴，恭敬地站着。

老人道：“我叫金越，你或许听说过这个名字。”

宁家不是武林世家，然而“金越”这个名字并不仅仅局限于武林。很简单，三年前千手教教主金越潜入皇宫，从皇帝的龙袍上取走了一粒金纽扣，并留下字条自称与人打赌，暂借三个月，果然三个月后皇帝老儿上朝时，那粒纽扣已躺在了金銮殿的龙椅上。对于这种事，皇帝也无可奈何，千手教历代教主都有光临皇宫的辉煌记录，连大内高手都难以察觉，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防不胜防，不过好在这群贼人虽厉害，却并无恶意，多数时候进出皇宫只是因为和别人打赌，顶多偷点宝贝走罢了，因此皇帝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抓得到朕就抓，抓不到就懒得理你，于是多数时候都不了了之，千手教与朝廷也渐渐有了种和平共处的默契。

宁瑜大惊：“莫非你就是千手教教主？”

金越笑：“只要你肯拜老夫为师，天下财宝尽你取用，何愁没钱？”

宁瑜作色：“老人家此言差矣，我宁瑜家世清白，读书明理，怎能做那梁上君子，干偷窃的勾当！”

金越不满：“我千手教虽多是偷窃之辈，但也有不动老弱妇孺的教规，偷的多是那些为富不仁之辈，他们那么多钱还不是放库里烂掉，取世上多余之财为己用，哪点不好？”

宁瑜道：“不劳而获，以卑鄙手段获利，便是不义之财。”

金越道：“千手教徒并非普通偷窃之辈，除了偷，还多的是手段，使毒、易容、暗器、轻功，无一件不是我们的真本事，凭真本事得来的钱，怎能叫不劳而获？又有哪里卑鄙？”

宁瑜扬手坐下：“多谢老人家好意，宁瑜绝不做这种辱没祖宗败坏门风的事，不敢聆听教诲，请吧！”

瞧这双手，啧啧，不进千手教太可惜了！见他下逐客令，金越倒也没生气：“为了文小姐，你也不愿？”

宁瑜傲然：“见钱开眼的势利女子，不值得我这般相待。”

切，多少人想拜我老人家为师，若非你小子资质奇佳，我会在这跟你耗？金越吹吹胡子，愤愤而去，自古只有徒弟求师父，如今找个徒弟居然还要赔好话！

“明月为证，君心我心，永生不负。”看着手帕上的字，宁瑜颤抖了，知道她只是被文老爷关起来之后，他有种想哭又想笑的感觉。

她没有背弃他，却是他先负了她。

三日后，于家便要上门去求亲，她叫丫鬟偷偷出来求救，宁死不要嫁与别人。

心性高傲的宁瑜终于低头，决定上文家求情。

再次踏入那道门槛时，他从未觉得有这般尴尬和羞耻，但为了她，这点脸面又算什么？

文老爷的态度已经冷淡许多，听到他的请求之后，只是一笑：“老夫只有一个女儿，自是盼她将来能过得好些，于家聘礼千金，若贤侄能于三日之内得一千银子，老夫再将她许配与你也无妨。”

在身后管家嘲弄的目光里，宁瑜走出文家大门，心中是无尽的绝望。
一千两银子！

对于昔日的宁家公子来说，一千两银子也不至太多，而如今的宁瑜，身边已连十两银子都不剩。

明知是故意刁难，又能如何？她还惦记着他，愿意陪着他吃苦，他却这般没用，连将她救出来的能力都没有，琴棋书画，账目，这些再好又有什么用！

是夜，宁瑜大醉。

醒来时，他看到一双阴阴冷笑的眼睛。

“傻小子，喝酒有什么用。”

涵养再好，未免也有些恼怒，宁瑜冷冷道：“你又来做什么？”

金越自顾自在他身边坐下：“在文家受了气？”

宁瑜喃喃道：“受气算什么。”是的，受气算什么，只要能救她出来，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只要她还喜欢他……

金越道：“他要一千两银子？”

宁瑜震惊：“你怎么知道？”

金越怪笑：“那时我就在你们头上。”

当时那耻辱的场景他都看见了？宁瑜咬着牙，突然跪下：“求求前辈，借我一千两银子，将来宁瑜必定加倍奉还。”

金越看他一眼，悠然道：“我千手教人人都是自食其力，例不外借，何况宁公子不是看不起我等窃贼吗，怎能借这些不义之财？”

宁瑜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金越道：“只要你入我千手教，区区一千两又算什么？”

宁瑜呆呆地跪着，摇头：“我不能玷污了门风。”

金越转转眼珠：“千手教银子例不外借，但老夫看你投缘，便破例一次也无妨。”

宁瑜大喜，拜下去：“多谢前辈，宁瑜必定永生不忘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就算来世做牛做马……”

你若真做了牛马，我要来还有屁用！金越不耐烦地摆手：“你且休拜，听老夫把话说完。”

宁瑜点头：“晚辈洗耳恭听。”

金越饶有兴味地看着他：“老夫愿意借你银子不假，但如今老夫身边只有九百两，何况你并非我千手教的人，也只能借你九百两，你若要就拿去。”

宁瑜失色：“但……”

金越起身，断然道：“老夫只能借这么多，至于另外那一百两，你堂堂读书人，比不得我们这些窃贼，就不会想法子？”

宁瑜还要说什么，面前已人影不见，他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抬脚要走，却不慎被一件东西拌住，零零散散的物件被他踢了一地。

一锭锭的银子，整整九百两。

一百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能肯定的是，绝不会有人轻易借给你。

“有劳宁先生清点一下库房。”

银号库房里，看着那一匣一匣白花花的银子，宁瑜的双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暂借一百两，将来再还回去，绝不会有人发现的，只有这样才能救她出来。

他颤抖着拿起一锭。

未经同意擅自借用，这不是和窃贼一样了吗？内心强烈地挣扎，终于，他伸手要将银子放回去，然而就在此时，一群人冲了进来，不容惊慌的他解释，便一阵拳打脚踢，随即将他五花大绑送进了府衙监牢。

宁家搜出脏银九百两。

“是他们叫我清理银库，我没有偷！那是我的银子！”他整整叫了一天，嗓子叫哑了，却还是没人肯相信，因为他若真能拿出九百两银子，当初也不至于连房子都差点叫人拿去做抵押，自己去替人做账房先生了。

两天后，于公子来看他，叹息：“宁兄也是读书人，必不会做出这等事，但账房那边家父坚持换人，兄弟实在对不住，还请宁兄另谋高就吧。”

宁瑜很快被放出来，浑身是伤，白衣尽染血迹灰土，披头散发状若厉鬼，全无半点风流才子的模样，迎接他的，是无数同情而鄙视的目光，昔日才子竟沦为小偷，偷的还是好心帮他保住祖屋的于家。

没有力气解释，宁瑜伤痕累累倒在门口，听往来的人们议论于公子与文小姐的亲事，不时还对他露出怜悯之色，他心如死灰。短短两日，一切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一个落魄才子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小偷，文琴也将要嫁给别人。

随着夜幕的来临，心仿佛被黑暗吞噬，越来越空，饥饿的感觉却越来越浓。

“小子，饿了吧？”金越笑呵呵地坐在旁边。

宁瑜木然道：“你是故意的。”

金越奇怪道：“借钱是你自己求老夫的，老夫已经好心借了你大半，你是读书人，莫非比我们小偷还不讲道理？”

宁瑜无言。

金越道：“你既明理，就该知道欠债还钱，你还欠老夫九百两银子，打算怎么办？”

宁瑜沉默半晌道：“实在对不住，是宁瑜无能。”

金越道：“不过区区一百两，却惹得他们都冤枉你，不如拜老夫为师，学了武功，天下财富尽你取用，有了钱，还怕抢不回一个女人？”

宁瑜吃力地别过脸：“你不必说了，宁瑜绝不会做那起盗窃小辈！”

金越冷笑道：“做小偷至少不会饿死，穷小子有骨气，却要饿死了，你老爹老娘若真想要你死，早就把你淹死了。”

宁瑜冷冷道：“先父若知道我做贼，早就把我打死了。”

妈的老子堂堂千手教教主还怕收不到徒弟？金越也恼了：“切，老夫忍你很久了！我们千手教怎么了？轻功，暗器，件件都是世上绝技，你看江湖中谁敢不敬，别人羡慕都来不及，容你一个屁书生指指点点！”

宁瑜干脆闭上眼睛，不说话。

金越起身，幸灾乐祸道：“你以为那火是意外？分明是隔壁的张家得罪了人，所以那人趁夜放了把火，想不到连你家银号也烧了，这些人睚眦必报，比我们千手教的小偷又强多少？”

宁瑜睁眼，惊怒道：“你既知道，为何不早些叫人？”

金越理所当然道：“别人的事与我何干，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看你如今躺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就算死了也没人管，那女人一样要嫁给姓于的小子，再过几年，她恐怕连你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宁瑜怒：“滚！”

金越忍住劈了他的冲动，转身就走：“哼哼，你都要死了，本教主来去又与你何干，你已经不是什么公子，不过是个贼，死了也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朦胧中，有人靠近。

“琴儿！”嗅着熟悉的香味，宁瑜迅速清醒过来，胸中被喜悦填满，文琴还记得他，她是相信他的，纵然是死，他也无憾了！

她默默地蹲下来。

宁瑜挣扎着坐起，想要拉住她的手：“琴儿！”

她却躲开了，许久才轻声道：“我已经答应了于公子的婚事。”

宁瑜缓缓缩回手，声音沙哑颤抖：“是我无能。”

她别过脸：“你为何要做出那等事？我原是打算以死拒婚的。”

“我没有偷！”宁瑜激动，抓住她的肩膀，“他们不信无妨，莫非连你也不相信我？”只要她信，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

她立即看着他：“那你告诉我，这九百两银子是哪来的？”

宁瑜心一沉，放开她，喃喃道：“那是一个老人家借给我的，并非于家库存的银子，我的话你也不相信？”

她问：“他与你非亲非故，为何要借你？在牢里，你为何不叫人去找他来作证？”

宁瑜语塞。

“就连对我，你也不肯说实话吗？”她低声道，“要我信你，你不妨将那人名字说出来，我叫人替你找他来作证，洗清冤屈。”

宁瑜有苦说不出。与贼王往来，借了贼脏，在别人眼里和偷又有什么区别？何况金越这个名字一报出来，恐怕所有人更要认定他与贼是同伙了，定个什么大罪都难说。

美目中渐渐透出失望，她不再问，取出几锭银子：“事情既已过了，你且好好养病，今后不要再做这些事……”

她认定了是他！宁瑜大急，拂落银子：“不是我，琴儿，你相信我！”

她倏地起身，流着泪，声音却是凉凉的：“你往常不是这样的，我喜欢有才有志的宁瑜，人穷志不能穷，如今事实俱在，你为何还不肯悔改？”

“文琴！你听我说……”

“你若真是冤枉，就去衙门，将那人的名字说出来。”

“我……”说出来事情只会更糟糕，他沉默。

她站了许久，转身离去。

宁瑜躺在门口，银子已经不知被谁拾去，身旁地上是一堆灰土混杂的饭菜，那

是旁人看不过，好心盛给他吃的，但不知为何总有意外发生，不是突然来一群孩童踢翻了碗，就是有乞丐来抢走，当然，他明白有人想看他的笑话，但这些对于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

只要她说一声“我信你”，他就是死也瞑目的，但如今就算他死了，在她心里，他还是个小偷！天下最令人不齿的小偷！

三天，她没有再来，金越也没有再来。

腹中更觉饥饿，身体几呈虚脱状态，然而期待已久的死亡即将来临时，求生意志反而回来了，如今连她都已经放弃了他，他就是饿死在这里，也不会有人记得，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冤屈，死的只是一个小偷而已！

活着是小偷，死了也是！

他觉得很好笑，于是真的大笑，声音如鬼哭。

生死只在一线，脑子里的意识却反而比平日更清醒。

他为什么该死？账目清清楚楚，并不缺一两，可如今那些人却咬定是他潜入库房偷银子，而且偷了九百两，卑鄙的手段，明明白白的栽赃陷害，这些人岂不是更该死！

忍着身上伤痛，宁瑜挣扎着翻身，忍住呕吐的感觉，将地上的饭菜吃了几口，然后用尽全力滚到阶下，爬在那个小小水坑旁，一口一口，慢慢地，将那浑浊的水喝光。

让那些人嘲笑去吧，有什么要紧？

“废物！废物！”看着面前的几个年轻人，老教主金越连连摆手，大为泄气，“还真没一个比得上那小子。”

对了，那小子死了没有？

抱着好奇的心理，老教主趁夜又走进宁家大院。

刚刚踏进院门，左脚突然被两只爪子抱住，抱得死死的，吓了他一大跳，下意识就要踢，谁知那团黑糊糊的东西却发出了微弱的声音：“求求你，救我！”

哟，这不就是那臭小子嘛！金越连连摇头赞叹，都饿成这样了还有力气，果然是好资质！

他死死抱住金越的腿，手指几乎要掐进肉里：“求你救我。”

金越大为解气，冷哼：“老夫凭什么要救你？”

金越道：“我拜你为师。”
宁瑜道：“想拜我为师的多了，”被这小子求的感觉真好，金越享受着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凭什么要收你？”

宁瑜道：“我比他们好。”那手无力地松开。
这倒是实话，眼看他撑不下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徒弟，若是现在死掉岂不可惜？也不知道这副筋骨有没有坏？金越慌得拎起他就走。

宁家院内，二人对面而立。

金越道：“要拜老夫为师也可以，不过你要先做一件事。”
宁瑜道：“但凭吩咐。”

金越笑：“去于家钱庄旁边的铺子里抢一件东西。”

宁瑜愣：“抢？”

金越道：“既要偷，就不能先存了怕人发现怕见不得人的心思，心里越怕，下手就越容易失败，哪个小偷没被人抓住过，没挨过打？叫你去抢也是这意思。”

他拍拍宁瑜的肩膀：“记住，你已经是贼。”

已经是贼，还有什么要紧，怕什么嘲笑？宁瑜默然半日，点头：“我去。”

金越大笑，强调：“要当着别人的面抢。”
“我明白。”

昔日的宁公子如今成了小偷不说，竟大白天抢东西！城里议论纷纷，语气中已少了许多怜悯，多了几分不屑。

高高的台上，二人站在栏边，满城风景尽在眼底。

金越道：“明日你便随我离开这里。”

宁瑜点头：“好。”

金越道：“如今那个文小姐想必失望得很。”

宁瑜笑了：“别人失望与否，与我何干。”

金越点头：“你既想明白了，那就拜师吧。”

宁瑜立即跪下，拜了三拜：“弟子拜见师父。”

金越并不推辞：“你且不忙，我还有两件事，你可能做到？”

宁瑜道：“师父吩咐就是。”